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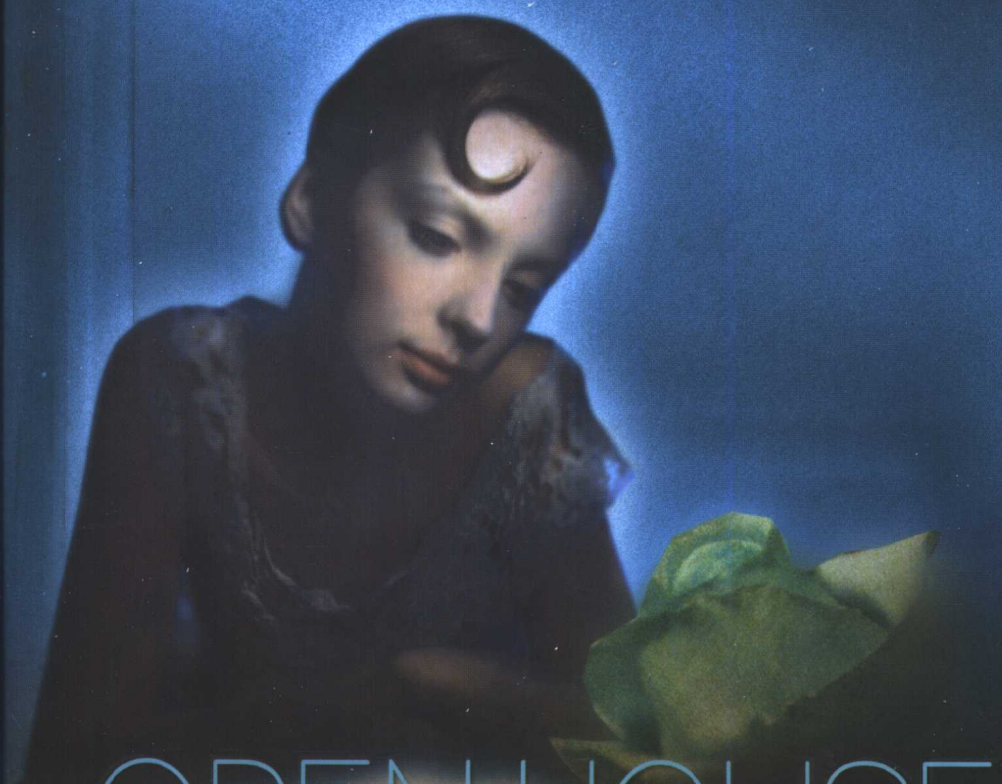


上海译文出版社



洞开心门

【美】伊丽莎白·伯格 著 杜涛 译



OPEN HOUSE

洞开心门

【美】伊丽莎白·伯格 著 杜涛 译

OPEN HOUSE



上海译文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洞开心门/(美)伯格(Berg, E.)著;杜涛译.
上海:上海译文出版社,2003.9
(译文新流行·情感)
书名原文:Open House
ISBN7-5327-3094-8

I. 洞... II. ①伯... ②杜... III. 长篇小说—美国—现代 IV. I712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3)第 005247 号

Elizabeth Berg
OPEN HOUSE

Copyright © 2000 by Elizabeth Berg
Chinese(Simplified Characters)
Trade Paperback Copyright © 2003
by Shanghai Translation Publishing House
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
International Creative Management, Inc.
ALL RIGHTS RESERVED

图字:09-2001-332 号

本书全部内容版权为本社独家所有,
非经事先同意不得作任何形式的转载、连载或复制

洞 开 心 门

[美]伊丽莎白·伯格 著
杜 涛 译

上海世纪出版集团
译文出版社出版、发行
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

易文网:www.ewen.cc
全国新华书店经销
上海场南印刷厂印刷

开本 850×1168 1/32 印张 9 插页 2 字数 240,000
2003 年 9 月第 1 版 2003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
印数:0,001-6,000
ISBN7-5327-3094-8/I·1793
定价:18.00

本书如有缺页、错装或坏损等严重质量问题,请向承印厂联系调换

OPEN HOUSE

当一场婚姻空洞得只剩下一具躯壳时，其实爱人早在离开之前就已经离开。

四十岁的家庭妇女萨曼莎怎么也想不到，结发多年的丈夫竟然会另觅新欢。他走得如此决绝，连一个像样的理由都懒得给。狂乱的萨曼莎忽而到“蒂芬妮”珠宝店疯狂采购，忽而又不顾一切地对丈夫苦苦哀求，直到撞得头破血流才幡然省悟：他们之间早已没有了爱，只有就此自立，她才能保留住仅存的那么一点尊严。

为了抚养儿子，萨曼莎不得不四处打工，同时把家中空余的房子租出去。在“走出去，请进来”的过程中，种种匪夷所思的麻烦接踵而至，但许多让她怦然心动、霍然开朗的机遇——事业的，爱情的——亦随之而来。房门已经打开，突破心门的重重封锁还会遥远吗？



引子

当然，你早在明白之前就已经明白。你正俯身从烘干机里拉出还暖烘烘的被单，意识沿着你的脊梁骨爬上来。你盯着你爱的男人，只不过盯着一片虚空：他早在离开之前就已经离开。

我最后一次尝试和大卫谈话是在两个礼拜前。我们一起呆在房间里——大卫坐在他的躺椅里，我直躺在沙发上。特拉维已睡熟——他那天下午刚开完十一岁生日派对，照例是一场混战，然后筋疲力尽地倒在了床上。电视开着，可我们谁也没看——大卫看着报纸，我在准备要说的话。

“大卫。”我终于开了口。

他抬起头。

“你说过，我们有一些严重的问题。你是对的，”我说道，“但是我们应该尽力解决这些问题，我们有很多理由这样



Open House

做。”我希望当时我的声音听起来轻快活泼，我的头发没有粘在一块，我的鼻子看起来不会太大，我在支身整理枕头时看起来不会太胖。

我往下说道：“我在想，你是否能和我一道去见个人，就一次。一个婚姻咨询专家。我真的认为……”

“萨曼莎。”他叫了一声。

我只好说：“那就算了吧。”

他又看起了报纸。我躺回了沙发，宛若坐在升降机上一路往下坠。有些事情我想不明白却还是在拼命地想：那些不得不说的话我该怎么说给别人听呢？从此，夜晚将会多冷清呀（这台升降机的路线可够长的）。曾经，我是多么长久多么坚定地相信我们会渡过任何难关啊，现在，我不得不承认，我们不能。如果你得问别人，“你为什么不要我？”这该有多痛苦啊，可是你连这也不能问，也没法问——或谈论——其他的事。

“大卫，”我又叫了一声。可是，这一次，他没有抬头。



第一章

9

我穿好衣服拿进晨报。一个崭新的我。我有一次看到一篇报道,说玛莎·斯图瓦特^①从来不穿浴袍。不是说我喜欢玛莎·斯图瓦特,没有人喜欢玛莎·斯图瓦特。我认为甚至玛莎·斯图瓦特自己也不喜欢玛莎·斯图瓦特。正是这一点让我喜欢她。但是无论如何,也许她说的还是有点道理。你起床,你马上整理好床铺,你沐浴更衣。准备完毕。披上盔甲。开炮。

我走进厨房泡一壶浓咖啡,开始为特拉维做早餐。今天他会吃到法式烤面包,从头做起,沿对角线切开,一片面包艺术性地叠在另一片面包上;然后我会烧热糖浆,再装在一个家用托盘改制的小巧的印花壶里。我要把奶油团切成某种东西的形状。就鲸鱼吧,他喜欢鲸鱼。或者是一艘小型战舰。如果那也不行,我就用削马铃薯皮的刀做奶油卷。



Open House

我在餐厅桌子的一头铺开亚麻杯垫,用手掌抚平,再配上一块穿着木环的餐巾。那可是结婚礼物。我把一个盘子放在当中,再摆开银器,随后退后一步欣赏自己的布置。我想特拉维肯定会欣赏这一切。

我头痛。我头痛,我心痛,我心痛。我静静地站了一会儿。这很危险,所以我走回了厨房,从冰箱上面高高的橱子里拽出一只布满灰尘的葡萄酒杯,也是结婚礼物。洗干净后,我拿出去把它放在刀的一边。我又走向厨房,从装水果的碗里挑了三只橘子。我要在他坐下来之前榨好汁。

其实特拉维并不喜欢新鲜的橘子汁,但是他必须习惯这种优雅,因为从今往后优雅就是方式。从今天开始。其实,从昨天晚上就开始了,但是革命爆发时特拉维正熟睡着。昨天晚上我去了“布鲁明代尔商店”,买了一些东西。那是开始,我回家时,特拉维已经去睡觉了。

我挺了挺身子,深吸了一口气。这是第一天。今天之后会一天比一天容易。以后,我想到睡着的特拉维时,不会再有胃被攥住、扭动的感觉。

就这样。奶油。做不成鲸鱼,也做不成战舰,不过奶油卷还多少有点样子。我把奶油卷小心地放入装在小碗里的冰条上,端出去放在餐桌上,就放在匙羹的右边。那是放奶油卷的地方吗?我肯定可以买到玛莎·斯图瓦特写的关于餐桌布置的极其昂贵的书。也许过一会儿我可以叫辆车带

① 美国家喻户晓的名人,专门从事家庭用品经销,人称“家庭用品女王”。



我到书店去——我还不想自己开车。也许我会直接叫辆车到玛莎家里。我要对她说：“我明白你是离了婚的，你看起来干得不错。”

回到厨房，我灌下另一壶咖啡。然后在一个蓝白碗里把鸡蛋和牛奶和在一起（我记起巴黎的那家小店，我们在巴黎度过了一周的假期，有一天早上我起床后站在窗前，他走到我身后，用手环着我的腰，嘴唇贴着我的后颈），我往里加了一点香草，一把糖。我在烤炉上放一个煎锅（他把嘴唇贴在我的后颈上，随后我们就回到了床上），在砧板上摊开两片面包。腕下的手移开了面包屑。不知道为什么。哦，知道了。因为面包屑太硬了。

我在桌旁坐下。站起来，又坐下。我全神贯注于呼吸，这应该有用。

可是，这无济于事。

我看了看表。好极了，只有五分钟了。脱掉围裙，我上楼进了盥洗室。我再刷了一次牙，戴上隐形眼镜，梳了梳头发，描上眼线，粘上睫毛膏，再抹上一点红色的唇膏。我竖起新毛衣的领子。那也是红色的——是羊绒的。在耳朵后和手腕上洒上一点乔伊香水——也是新的。做完这些，我静静地站着，尽可能客观地审视镜子里的自己。

看起来还可以。有眼圈，这可是大事。重要的是，对特拉维来说，这可是一个很棒的变化！我没有穿平常那件左领上有蛋渍的旧睡袍。我衣着讲究，化了妆，随时可以出门。万事都会不同，就从今日开始。什么都会比以前好。



Open House

我走进特拉维的房间。他还睡得迷迷糊糊的，被子卷在一条腿上，睡衣在背上高高卷起，枕头乱七八糟的，他的手臂挂在床沿上。

“特拉维？”我轻轻地叫他，挪开他的眼罩。“已经七点钟了。特拉维？”我在他旁边坐下，又叫了他一声。

“我起来了，”他睡意蒙眬地应了一声，突然翻了一个身，眼睛睁得大大的。“什么臭味？”说着用手蒙住鼻子。

我站起来，退后一步。“香水。是……听着，快穿好衣服下楼用早餐，听到了吗？我在做法式烤面包。”

没有反应。

6

“我说的不是冻过的，是自己做的。”求求你了，特拉维。

他站起来，抓了抓头。两绺棕色的头发翘着，像魔鬼的号角。他穿着一件大卫的T恤衫，他自己的睡裤。睡裤太短了，我现在才看到。不过没问题。今天我就会把它换掉。也许拉尔夫·劳伦这个牌子也有儿童睡裤。丝绸的。上面有交织字母。

特拉维又大大地打了个哈欠，搔了搔腹部。我移开眼光，这个过于男性化的动作让我感到绝望。不久之前，我叫他起床时，还得绕过一堆别出心裁地堆放着的凹凸不平的恐龙、神秘的宇宙空间站、做“手术”用的工具。现在他在床底下藏了一本翻得很旧的《花花公子》。有一天等特拉维上学后，我彻底地检查了他在看的那本《八月女士》。我很想在上面加几行字，让他下次翻看时能够看到：

亲爱的特拉维，我要告诉你，这并非一位真实的女



郎。她的奶子是买来的，一点都没有自然的味道。这个女人需要找份工作，而不是整天站在镜子前。如果你和她约会，很快就会对她失望。

一个关心你的朋友

“我不想吃烤面包，我要吃麦片。”特拉维说。

“你不是每天都吃麦片的嘛。”

“是呀。你明白的，因为我喜欢嘛。”

真是讽刺。就像大卫。可是他说话的时候微笑着。那是大卫式的微笑，一模一样。

“可今天是一个特别的日子，”我告诉他。

“怎么了？”

“等一下再说。”

“好吧。可是我不想吃烤面包。”

“你为什么就不试试——？”

“可——以——吗？！”

真要命。你会觉得他仿佛是在请求延迟处决。

“好吧，”我在嘴边保持微笑，让自己慢慢地走下楼梯，迈出一只脚，再迈出另外一只。我在新的牛仔褲里面穿了一双连裤袜，我感觉到裤子和袜子之间的摩擦，好似在质疑对方存在的权利。

我走进起居室，像烟筒似的，把收音机调到古典音乐台。啊，是莫扎特。也许不是。反正很像。也是挺出名的一个家伙。我要去什么地方上上音乐欣赏课。然后，某个晚上，和



Open House

特拉维一起用晚餐前,我会问:“要威尔第的曲子?”

“这个主意不错,”他会这样回答,“可是吃羔羊肉时听维瓦尔第^①也许更好。”

“你说得对极了,”我会说。我那时已经教会了他区别这种微妙的差异。作为名人,特拉维会对他的采访者说:“在父亲离开我们后,我的母亲变了很多。实际上我们的状况有了很大的改善。我的一切都归功于我的母亲。”

在饭厅里,我从桌子上撤下特拉维的盘子,随后走回厨房把麦片倒进碗里。太平淡了。我得在上面加点香蕉片,使它漂亮些。我拿起刀,突然有一种强烈的感觉涌上来。我跑到桌子边。我拿着刀站在那儿,竭力地抑制着啜泣。不是现在。过一会儿。我突发奇想:大卫也许会改变主意。所以他坚持不要马上把事情告诉特拉维。因为他也不确定他是否真要这么做。这是男人的更年期,男人更年期的早期,就是这样,他们自然而然地到了这一阶段,就像他们自然地对经前综合征有了他们自己的理解,他们就是不承认。他总是那样情绪化,我一直没有好好地听他说话,我总是不愿意谈论我做错了的事。他很可能需要这样发泄一下,让他自己紧张一下——让我们两个都紧张一下——然后他就会回来,我们就可以忘记这事。男人啊!我得起来,露茜·里卡多^②。

① 意大利作曲家、小提琴家,作品中以四部小提琴协奏曲《四季》最受欢迎。

② 美国著名长篇连续剧《我爱露茜》中的女主人公,此处萨曼莎是借用剧中的台词给自己鼓劲。



我从水果碗里拿起一只香蕉,均匀地切成片。感觉有手指在敲我的肩膀,我刻意地不去理睬那种感觉。萨姆^①? 他不会回来了。

我看了看手表,把牛奶倒进我本来用来装糖浆的壶。我又从厨房窗台上的秋海棠上摘下一朵粉红色的花,搁在盘子的边上。我把这些都拿出去在餐桌上精心地布置好,然后倚在门上。外面,阳光灿烂。小鸟在呼唤。许多车子驶过,车窗都摇了下来,车里的人把手肘搁在窗外。

我筋疲力尽。

还有几分钟特拉维就要下来了。我得找点活干。

我走进地下室开始洗衣服。在分拣衣服时我发现了一条大卫的拳击短裤,蓝色的,我把脸埋在其中,闻着大卫的味道。

抬起头我看到了缝纫机。我拿着短裤走过去。然后用暗线缝上短裤的拉链口。我小心翼翼,动作轻柔。我又走过去在那堆要洗的衣物里找出大卫的几双颜色鲜艳的袜子,把袜子的口缝上。

我还得收拾很多大卫的衣服;昨晚他只是简单地整理了一下行装,好像他只是去出几天差而已。我当时坐在床沿看着他,不住地想:为什么他要整理箱子? 他要去哪里? 为什么他要那样做,他以为在拍电影吗? 我说什么才能阻止他,有什么话能阻止他呢? 但是我什么话都说不出来。我觉得

① 叙述者萨蔓莎的昵称。



Open House

自己已经瘫掉了。最后他站在卧室门口对我说：“我会给你电话。”我居然对他挥了挥手。从卧室的窗口，我看着他开着车子离开，在转角处冷静地打亮转弯信号灯。

我再也不能独自呆在房间里了。我不要呆在房子里。特拉维出去了——每个星期四放学后他都会到他朋友本的家里去吃晚饭，然后做做功课。他喜欢到那儿去，因为那户人家养了三条狗和一只猫，而他却连只蚂蚁也没有，特拉维一直在念叨这一点。我给母亲打了个电话，简单地说了一下发生的事情，让她过来等特拉维回家。然后我就开了车子到大卖场，花钱，花钱，不住地花钱。

10

回家后我的母亲向我保证，遵照我的嘱咐，她没有对特拉维吐露过只言片字。奇怪的是，她对我也说得很少。她只是说：“亲爱的，我们以后再谈。”我故意含糊地回应了她。我很感激她来。我又巴望着她离开。

我钻出洗衣房，看到特拉维坐在餐桌旁，正仔细地在麦片粥里挑出香蕉。“为什么我要在这外面吃？”他问我。

“好玩而已。”

“我能喝点橘子汁吗？”

“哦，我忘了。我马上去做。”

“……你去做？”

“是啊，你会喝到鲜榨的橘子汁。”

“我不喜欢鲜榨的橘子汁。对不起，我要的是……可是你知道我不喜欢的。上头总是漂着那些玩意儿，塞住你的牙缝。还有，我也不喜欢麦片粥里有香蕉。”



“听我说，特拉维。你必须时时尝试新的事物。有时候其实你已经喜欢上什么了，自己却不知道。”

“我们的橘子汁喝完了吗？”

“是的，已经喝完了。”

他起身走到冰箱前，朝里探了探头，得意地拽出一盒橘子汁。“在这儿！妈，还满满的呢！我们还有的！看见了吗？”

我从他手里拿过盒子，朝水槽里一倒，说道：“现在我们没有了。”

我们相峙着站在那儿。最后，特拉维开口了：“上帝啊，你怎么了？”

想一想，让我想一想。该怎么办呢？

“跟我来，”我说着，把他领到饭厅，指了指他的椅子。“快吃完你的麦片粥，可以吗？你也该走了。”

我和他一起坐下，深吸了一口气，说：“橘子汁的事，我很抱歉，特拉维。我很抱歉我刚才的举动。那是不对的。”

我双手紧握，盯着他。他的眼角还有点眼屎。“擦擦你的左眼，”我对他说，“你早上洗脸时该再仔细些。还有，听着，我不喜欢你像刚才那样叫‘上帝’。”

“你喜欢的。”他擦了擦右眼。

“另外一只。”

“爸爸也喜欢。他一直都是那样叫的。”

我僵住了。外面，我看见风抬起一根树枝，摇晃着。又



Open House

松开了。

最后,我说道:“特拉维,我不管谁那样叫。你就是不行。以后不要再叫了。”

“好吧。”

我靠在椅子上,呼了口气。

“出什么事了?”他又问。

“出了点事。”

“我就说嘛。”

“是的。可是我不想让你担心。我会跟你谈这事的,可我想你放学后再谈会更好。”

12

“你是不是……要到什么地方去,妈妈?”

我没有马上回答。我是要去吗?

特拉维这下开始担心了。“你怎么现在就穿好出门的衣服了?你是不是要去看医生?”特拉维在念的一年级有个小孩的母亲刚刚去世。这件事让孩子们非常恐慌,学校还特意精心组织了一些指导课,可是无济于事。

我的心突然踏实了。一种甜蜜的,如释重负的感觉潮水般地涌过来。“不,宝贝,没那样的事。没那样的事!对不起,我知道我的表现……我只不过累了。过一会儿我会跟你说的。会好起来的。”我愉快地笑着。“怎么样,喜欢这样吃早饭吗?”

“哪样?”

“……就像现在这样啊,在饭厅里,美味佳肴……”

“喜欢,我想我喜欢。我喜欢,棒极了。谢谢妈妈。”



天啊，我在干什么？我为什么要让他来照顾我？

特拉维拎起书包，晃晃肩膀，好像在心底里调整他自己。我喜欢他这个动作。

“我可以和你吻别吗？”我问他。

这是我们之间一贯的玩笑。每个早上我都这样问他，而他每个早上（九岁后）都会朝我做个鬼脸，好像我是在问他是否可以把冷麦片舀进他的耳朵。可今天他却点了点头。我的胃里一阵轻微的翻腾，令人难受。我把嘴唇靠近他的脸颊。他回吻我——啄了啄我的脸，然后迅速地走开了。

这样看来，他已经知道了。人们说得对，孩子们总是明白的。等他放学回来，我告诉他大卫搬出去了，他会难过地18点点头说他已经猜到了，而后他的学习成绩就会一落千丈。

我看着他沿着人行道朝学校走去。夹克衫的领子一边竖着。他的牛仔裤嫌长了点，裤脚在脚背上堆成一团。书包里装着他认真写成的稿子，写的是他自己对学校布置的阅读材料的观点。他刚刚开始发展他自己的个性。对于他将不得不面对的情况，他还太小了。那会对他产生太大的影响，压碎他那还非常稚嫩的乐观心态。这不公平，这太不公平了！我应该告诉大卫：你爱干什么就干什么，但是看在上帝份上，不要遗弃特拉维；你想毁了我不要紧，可别把特拉维也给毁了。

我走回厨房，啜了口咖啡。咖啡已经冷了；杯壁上积了一圈凝结了的奶油。瞧，变化多快呀。我倒掉咖啡，把杯子扔进水槽。我再也不想看见它了。“大卫，”我叫道，轻轻地，